

让音乐成为一生的爱好和陪伴

——走近广州青年交响乐团

王 璞



▲广州青年交响乐团在瑞士韦尔比耶音乐节演出。



罗宇罡 摄

珠江畔，二沙岛，星海音乐厅临江而立，似一架撑起盖面的钢琴。

一曲《雀鸟》掀起热潮。最后的音符落下，掌声响彻全场。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以下简称“广青交”）的“看家曲目”风采依旧。

作为中国首个由职业乐团建立和管理、首个拥有“音乐季”的非职业青年乐团，2011年成立以来，广青交建立起“少年基础班—少年交响乐团—青年交响乐团”三级梯队。将近2000个孩子从这里走出，考入乐团时，年龄最小的6岁，离开乐团时，年龄最大的25岁。

在广州，这样一种以乐团形式开展的音乐教育，带给人怎样的启示？

“音乐提高我们对美好的敏感度和对世界的感知力”

一个月前，香港艺术节，歌剧《卡门》首演，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王婧怡买了票。序曲响起，她仿佛回到2011年的夏天。

当年还是初中生的她，背着琴盒，第一次走进二沙岛的排练大楼。参加广青交的第一次乐队合排，就是《卡门序曲》，她心里直打鼓：近百人一起演奏，会不会乱成一团？“当指挥棒坚定地落下，雄壮和谐的乐声从一群同龄人的手中奏响，每一声镲都击中我的心弦！”第一次合排，让王婧怡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广青交成员最爱合奏，理由有很多，“聚光灯照向我们，集体给我安全感”“更能体会音乐丰富的层次”“目标一致，一起演奏好一首曲子”。

他们慢慢懂得：何时将旋律让出去，何时把旋律接过来，怎样来配合，如何去衬托、聆听、合作，最终将几串音符变成恢弘立体的乐章。“这是‘和而不同’。”王婧怡如此总结。

合奏并非易事。快一点、慢一点，节奏就乱了，高一点、低一点，音准就没了。严格的要求、严谨的训练、严密的配合，广青交给孩子们埋下一颗集体主义的种子。

这背后是有力的专业支撑。参照职业乐团的建制和管理体系，广州交响乐团对广青交进行

专业化管理：在广交大楼专属场地，由广州交响乐团的各声部首席和资深音乐家教学，对所有青少年乐手进行免费、全面的交响乐技术训练。

“孩子们总是那么认真、有朝气，那么热爱音乐，而且希望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份爱。”广青交音乐总监景焕见证他们的成长。她带着乐团走进学校，让孩子演给孩子看；参演免费普及音乐会，让孩子们带领观众走近交响乐；走出国门，将中国青少年的风采带到海外。

景焕清楚记得，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广青交到日本福冈和东京演出，日本观众惊讶于这些孩子用业余时间组建的乐团能达到如此专业的水准。“有观众感慨，闭起眼睛来听，跟职业乐团没有差别。”

最让王婧怡难忘的，是那场演出返场时和观众共同完成的《花会开》——日本福岛大地震的赈灾公益曲目。“我坐在第一小提琴声部外侧，清楚地听到有观众开始在副歌跟着唱。”那一刻，她觉得音乐的价值具象化了，“音乐提高我们对美好的敏感度和对世界的感知力”。

第一次演出成功，第一次登上舞台，第一次出国巡演，第一次与名家合作……成员的记忆，始终和集体相连。他们享受着鲜花与掌声，也更明白付出的意义、合作的分量。

“音乐是他们的快乐源泉，也塑造了他们的人格”

广青交成立10周年音乐会，离团多年的成

员赶了回来。在美国攻读博士的陆衍霖是其中之一。演出节目单、巡演团员手册、广青交团员证……陆衍霖的行囊，有个装满广青交记忆的文件夹。“这里培养了我对专业的敬畏心。原本杂乱无章的音乐，在老师的细致打磨后，逐渐显现威严壮丽，这带给我强烈的震撼；原来好的音乐是这样的，原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好的音乐！”

高报考志愿，他选择了历史学，但对音乐专业多有眷恋。面临困惑，他请教和他有多次演出交流的大提琴家马友友。马友友的回答至今激励着他：“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和艺术都在探讨作为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更希望培养出拥有健全人格的公民，让音乐成为他们一生的爱好和陪伴。”广州交响乐团副团长、广青交团长陈智敏介绍，最终走上专业音乐道路的广青交团员不超过15%。“音乐是他们的快乐源泉，也塑造了他们的人格。”

广青交乐团首席林浩毅就读新闻传播专业。他认为，音乐帮助他更好地共情。“在学音乐的过程中，我更能理解话语背后的情感。”于他而言，“音乐是百变的调味剂”。

广少交乐团首席戎桓感知到触类旁通之美。“物理的波函数与音乐相关，数学的反比例函数图像与乐谱相似！”当问及小升初有没有压力时，他回答得极为干脆：“我是班里考试前三名，学习累了，音乐能让我放松。”

用业余时间培养有专业水准的乐手，让成员全面发展，是广青交的理念。琴课上，老师们教演奏技艺，也讲历史人文、哲学思考。教曲目

《逍遥游》，先重温庄子名篇，再体悟老庄哲学，最后引出琵琶和大提琴的交相辉映；教管弦乐《中国心》，引导孩子们思考乐器与主题的表意关系……想象力与逻辑思维、人文素养与音乐底蕴，一起修炼。

“经过系统训练的成员们，会带动所在学校乐队水平的提升，不少孩子成为校乐队的主力。”陈智敏说，从长远看，会为我们的未来注入艺术基因，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音乐从孩子们抓起，是这么好！”

小红书上，账号“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发布了一条趣味转场视频。孩子们专门用这个账号记录自己国外巡演的足迹。

孩子们因音乐启程，路上却不只是音乐。每次去外地演出，日程允许的情况下，乐团都会组织成员们去文化地标游览。年龄大一点的会带着年龄小一点的成员做攻略，探索城市的人文景观。休息时，成员们自觉组成，“小乐队”训练起来。

“在西班牙巡演时，团里的孩子在街头和当地的小朋友一起踢足球。”陈智敏记得很清楚，“他们很容易融入新的环境。了解每座城市的风土人情，也是让孩子成长的历程。”

小小年纪远渡重洋，“家长大多以粉丝团的身份来音乐会捧场，每次也只有十几位。我们的孩子都由导师来管理。”除了老师的照顾，团员间也互帮互助。“去国外演出，年龄最小的孩子还在读小学，年龄大的上大学，‘以老带新’，相处融洽。”陈智敏说。

“每天练习两小时”“其他学科为主，练琴占20%”……即使是广青交中年纪最小的少年基础班，每个孩子也有自己的“日程表”。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学习音乐，让他们逐渐形成了较强的自我管理和选择能力。

作曲家赵季平曾感慨：“广青交让我看到了中国音乐从孩子们抓起，是这么好！”

毫无疑问，作为当人类文明的关键要素之一，音乐的意义已远超娱乐功能，渗透到文化、社会、情感、心理等多个层面，日益成为塑造个体与集体的重要力量，其多维价值印证了贝多芬的观点：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从贾湖骨笛的“声清音越”到曾侯乙编钟的“金声玉振”，乐声悠扬地流淌于中华文明的最深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传统，形塑着一代中国人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不断续写着“礼乐之邦”的故事。

广州青年交响乐团的故事，未完待续。音乐曾让他们相聚，也会让他们在人生路的更远处、更高处再次相遇。

肯定劳动、赞美劳动是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稟赋。各民族因生存环境和经济模式的差异，形成了多样的劳动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歌谣。那些穿透时空的劳动歌曲，逐渐成为中华各民族共有共享的音乐密码。

在春日的茶山茶园里，畲族传统民歌《采茶歌》流传了上千年。畲族的“采茶歌”，有四季采、有正月到十二月的正采、有十二月到正月的倒采，还有闰年的“十三采”。歌唱形式有夫妻对唱、郎妹对唱等，以欢快、轻松的表现形式，描述采茶的场景和收获的喜悦。

在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春米舞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舞蹈形式，唱跳者以女性为主。每到丰收时节，海南黎族村寨的男女老少就欢聚一起，点燃篝火，姑娘们则围在木臼旁，分成小组，每人手握木杵，绕着木臼很有节奏地敲击木臼，且歌且舞。在台湾日月潭水边，少女们边春米劳作边唱起欢快的“杵歌”庆祝丰收。

在云贵高原的梯田上，哈尼族多声部民歌《栽秧山歌》与山泉共鸣。领歌者即兴编创的歌词里，藏着二十四节气的农事密码，妇女们回应的和声，将插秧的间距、施肥的时机化作旋律的节奏。插秧是一项极其枯燥繁重的农事活动，以歌为令的耕作方式，让长时间弯腰插秧的苦力劳动变成了一件趣事，帮助哈尼族人民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孕育出梯田红米，在大地上刻画出哈尼梯田这一农耕文明奇观。

在游牧者苍凉的长调里，风裹挟着牛羊的呼吸，马蹄踏碎草浪的韵律，被谱成迁徙的琴弦。这也练就了游牧民族坚韧、豁达的性格。接羔保育是牧民一年中最重要最忙碌的工作。当草原上刚刚生产完的母羊或母驼拒绝哺育幼崽时，蒙古族妇女就会将幼崽抱在手中，在母羊或母驼的身边反复吟唱《劝奶歌》，深情呼唤母羊或母驼，一唱就是一个通宵，悠扬的歌声和温柔的旋律，最终化作生命延续的奇迹。

在美丽的大小兴安岭，鄂伦春族依靠一匹马、一杆枪、一只猎犬，一年四季追赶着獐狍、野鹿，游猎在辽阔的林海里。猎人们通过即兴创作的“坚达温”（民歌）曲调，将追踪猎物的技巧、辨别方向的秘诀编成歌谣，融合了语言韵律与民族音乐传统，展现了森林文化的深邃与生命力。

在南海北部湾的巫头、万尾和山心三岛上，《出海歌》像一首“海上牧歌”，夹带着海洋的气息。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传统民歌像一首深邃的蓝色史诗，每一首渔歌都与海洋羁绊深深。《出海歌》源于京族渔民出海捕鱼的集体劳作。歌曲以高亢的旋律和短促跳荡的节奏，模拟风帆鼓动、桨橹击水的动态，展现京族人协作扬帆、与风浪搏斗的场景，凸显渔民豪迈坚韧的性格。

在古老的青藏高原上，有一首与大地共生的劳动乐章——阿谐，意为“劳动者之歌”。阿谐源于西藏民间特有的“打阿嘎”劳动场景，“打阿嘎”被称为“西藏传统工地上劳动的舞蹈”，工匠们手持名为“阿嘎夯”的木制工具，以集体协作的方式用力夯打自山上的阿嘎土。木夯起落间，泥土与木具碰撞出深沉的节奏，劳动者们便顺着这天然的韵律，即兴编创歌声，列成整齐的队列，肩并肩夯土，脚步随歌声起落。

中华大地的晨昏交替间，勤劳的汗水与歌舞的韵律相伴相生，梯田上的山歌与织机前的号子彼此应和，草原牧人的长调与茶马古道的铃音遥相辉映，这种将劳作升华为艺术、将艺术反哺于劳作的智慧，让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构筑起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中国日报社）

创作谈

书写京剧光影的新故事

傅若清

2025年度的赊店书会落下帷幕，书会的余音依然回荡在这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今年“三月三”，全国数百位专业的、民间的艺人负鼓抱琴，再次在古镇摆开擂台。

架小鼓、握简板，以天为幕、以地为台，81岁的当地鼓书艺人吕有见在书会小剧场的一角开了腔。“13岁学鼓词，大半辈子走街串巷，有了书会就像是有了家。”吕有见眉开眼笑。

南阳三弦书传承人侯红莲，七八岁学唱，十几岁进县曲艺队，如今是南阳市说唱团的专业演员，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我就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姑娘，曲艺的根在这里，走进书会就是走进父老乡亲。”侯红莲在书会上倾情演出了一个专场。

赊店古镇位于河南省社旗县，因汉光武帝刘秀在此赊旗起兵而得名赊店。明清时，这里是万里茶道水陆中转站，民俗文化争奇斗艳。繁盛时，月月有书会、天天听“大调”。赊店书会持续了300余年，至近代渐渐没落。

2018年，重开赊店书会成了社旗县振兴古镇文化的重头戏。前有马街、胡集两大知名书会，赊店书会重开的底气何在？艺人队伍、群众队伍，县里的信心就在于本地这两支队伍的深厚基础。

多年来，以原社旗县说唱团演员王书珍为代表的一批老艺人，坚持下基层演出、办公益培训班，培养曲艺人才100多人。目前，全县有10余家专业曲艺团队、民间曲艺班社，进村组社区，到田间地头，赴工厂企业，每年演出600多场，观众近50万人次。2023年，社旗县还评上了“河南省曲艺之乡”。

今年“三月三”，81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带来评书《诸葛亮出山》，再现“贯口绝技”，如江河倾泻而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范军带来全新编排的中原幽默相声，掀起民族风；曲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希华携10余名弟子同台献艺，三代传承脉络清晰可见……第二次参加赊店书会的刘兰芳感慨：“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多优秀的说书人、这么多的热情观众，相信赊店书会将越办越好！”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开场”，这个春天，不少人又在家门口听到了久违的说书唱曲之声。这背后，是社旗县持续做好书会的下半篇文章：通过书状元评选、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等创新活动，吸引省内外演出团队、民间艺人参与，本届书会共吸引了36支专业团队、200多名民间艺人参加；一方面恢复了大调曲、鼓儿哼等传统曲艺项目，另一方面通过送曲艺进乡村惠民演出、民间艺人小书场等形式广泛覆盖城乡……一朝唱腔起，千年古镇春。

正在上映的电影《水饺皇后》中，演员马丽塑造的不只是“臧姑娘”，也是自己的妈妈。“臧姑娘的性格跟我的妈妈很像，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我能感同身受。”马丽告诉我。

《水饺皇后》改编自真人真事。影片一开场，臧姑娘带着两个女儿，远赴异乡与丈夫团聚，没想到，丈夫已在泰国再婚。选择寄人篱下还是留在他乡自谋生路？没有身份，语言不通，要养

活自己和两个女儿，臧姑娘除了拥有自尊，只有身上的一把子力气。她曾经一天打3份工，只睡4个小时，靠着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手艺白手起家，从街头小贩、家庭厨房到成就事业，书写普通人逆袭的沸腾人生。

“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影片中，臧姑娘这样说。我问马丽：臧姑娘如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马丽的答案是“坚持、真诚以及不惜力气”。“她是一位自立自强的母亲，孩子是她的软肋，也是她必须穿上铠甲的理由。作为母亲的尊严告诉她，不可以软弱，必须强大起来。她的商业头脑来自于真诚和感恩，即使事业做大了，依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印在外包装上。臧姑娘始终记得，因为听取不同顾客的意见，自己才走到了今天。”

“真正的秘方是妈妈的味道”

——演员马丽谈《水饺皇后》

任姗姗

活自己和两个女儿，臧姑娘除了拥有自尊，只有身上的一把子力气。她曾经一天打3份工，只睡4个小时，靠着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手艺白手起家，从街头小贩、家庭厨房到成就事业，书写普通人逆袭的沸腾人生。

“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影片中，臧姑娘这样说。我问马丽：臧姑娘如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马丽的答案是“坚持、真诚以及不惜力气”。“她是一位自立自强的母亲，孩子是她的软肋，也是她必须穿上铠甲的理由。作为母亲的尊严告诉她，不可以软弱，必须强大起来。她的商业头脑来自于真诚和感恩，即使事业做大了，依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印在外包装上。臧姑娘始终记得，因为听取不同顾客的意见，自己才走到了今天。”

正在上映的电影《水饺皇后》中，演员马丽塑造的不只是“臧姑娘”，也是自己的妈妈。“臧姑娘的性格跟我的妈妈很像，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我能感同身受。”马丽告诉我。

质朴、代入感、有烟火气，观众这样评价马丽在《水饺皇后》中的表演。没有大开大合的肢体语言，马丽对臧姑娘的理解，全凭一张被生活磨砺的脸，以及一双不停劳作的手来表达。

如果说，臧姑娘做水饺“真正的秘方是妈妈的味道”，那么，马丽让臧姑娘走进观众内心的秘方也是妈妈的味道。

“我在一个小县城长大。8岁时，妈妈离婚，她就靠着摆地摊、卖麻毛线、卖灯、开饭店，一点点攒下钱，供我到北京读书。”马丽在二度创作时，无数次想起妈妈经年累月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的身影。对生活细节的信手拈来，与臧姑娘人生的同频共振，都源于她对妈妈的观察以及那些陪妈妈创业的童年记忆。“扮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全都对了，要踏踏实实把臧姑娘的

人生走一遍。”马丽说。

饰演臧姑娘，马丽还一次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与那个为热爱打拼20年的自己“对话”。“臧姑娘这个角色，让我重新回到演员的原点。”

从开心麻花的舞台剧，到央视春晚的小品舞台，再到《夏洛特烦恼》《疯狂的石头》等喜剧电影，喜剧是马丽走进千家万户的“名片”，也成了她的“枷锁”。马丽凭借《第二十条》中的李茂娟一角，获得第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接过奖杯，她几乎泣不成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属于所有女性喜剧演员的荣誉……”时隔近一年，再忆这段感言，她像是自问：“我为什么会哭成那样？也许是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报考辽宁文化艺术学校时，对表演一无所知的马丽按照老师的指令，完成“放学，回到家，放下书包，开门，点蜡烛”一段无实物表演。回忆这一幕，她发现，“相信和认真”帮助她走向演员这个职业。来自小地方，没有人脉，她珍惜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机会。有人告诉她“形象普通，限制了戏

路”，倔强的她偏不信“吃不上表演这碗饭”。她曾在林兆华导演的《建筑大师》《樱桃园》等大戏中饰演角色，大导演、名演员光环的照耀下，感到自己的渺小。像很多初出茅庐的演员一样，她也曾一次遭遇被替换，直面自信心的崩塌。最难的时候，想起妈妈为什么坚持，为谁坚持，心便稳了。加入开心麻花前，马丽在小剧场摸爬滚打了许久。她至今记得第一次接到小剧场话剧试戏的电话，“我摸着黑，哆哆嗦嗦地给自己化妆，唯一的念头是拿下这个角色，妈妈就不用贴补我生活费了。”

曾经放不下的往事，岁月会轻描淡写。饺子的美味被层层褶皱包裹，人生百味也在苦与乐中酿造。20年来，马丽演正剧、做监制，唯一不变的是对观众的真诚和对表演的热爱。“